

玻璃船

유리로 만든 배전경린

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就是让人留下来的理由……

[韩] 全镜潏 著
徐丽红 译
薛 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船/(韩)全镜潏著;徐丽红,薛舟译. —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96-3838-6

I. ①玻… II. ①全… ②徐… ③薛… III. ①长篇小说
—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073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1984

유리로 만든배 Drifting on the Sea with a Glass Boat by Jon Kyongnin
全镜潏 Text Copyright©2005 by Jon Kyongnin 全镜潏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inking Tree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特约编辑:陈希颖 装帧设计:韵动设计

.....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551) 3813778

.....

开本:880×1240 1/32 印张:6.5 字数:15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幕

与我们的固有经验不同的是，二十五岁是女人第一次彻底失去希望的年龄。要么选择与社会结缘，也就是婚姻，然后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生儿育女；要么选择注定缺少性生活的独身道路，努力地积累亲近社会的经验；或者怀着不从属于任何地方的流浪意识奢侈地享受恋爱和生活。然而这些都会让人感觉到人生与前途的不完整、脆弱和根本性的缺失。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像河水那样，在既有的河床里流淌。

人生不得不继续向前，却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丧失如影随形的时间段。任何事物都是如此，二十五岁的女人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结婚的女人和旅行的女人。这是面对现实的强迫要求所做出的强迫欲望。

我想旅行。我想通过旅行把我无能为力的二十五岁切成小块，像被拒绝支付的支票那样，宽容地撒在自己的头上。

那段日子，我总是反复梦见自己来到河边。尽管梦的内容稍有不同，然而每次都会出现又腥又黑的河水。我走过深不见底的胡同，狭窄、黑暗且充斥着毛皮味道，地面又黑又黏。胡同两边排列着发出微弱灯光的小商店，商店屋檐下面挂着待售的物品。有的出售染布，有的出售成串的用五彩玻璃珠做成的廉价装饰物和用青铜做的灯，有的出售船员的必需品。还有制作串珠的家庭作坊，藏起女人做生意的小胡同，亮着红灯，狭长而僻静……

我向前走着，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弄脏了双脚，旧皮鞋里钻进了微温的湿气，脚底有点儿滑。肮脏的牲畜像擦肩而过的行人，从我身边走过：屁股上粘着排泄物和泥土的灰牛和白山羊，还有长着金属般锋利的浓绿色羽毛的鸡……

胡同两边只有湿漉漉的泥墙，中间的距离逐渐缩小，就像被废弃的窄巷。我几乎是贴着黏稠到富有弹性的墙壁，艰难地走在胡同里。

到达胡同的尽头，我突然看到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被遗忘的小河发出废水特有的气味，吐着黄色的泡沫。河的对岸没有堤坝。

我挥不去异乡人的乡愁，沿着用滑溜溜的黑石头砌成的低矮河堤艰难前行。河堤上不时出现通向河面的低矮石阶。一个背着龟壳似的刀鞘的男人，在第二个石阶旁边插了二十把刀，正坐在石阶上打磨着刀。收集废纸的老妇和傻儿子推开窝棚的后门，展开皱巴巴的纸片和沾满泥土的瓦楞纸板，将它们整齐地捆绑起来。身穿黑衣的女人们把腿伸进河里，清洗旧被子。

我坐在光滑的黑色石阶上，等待着什么。远处的上游冒出烟雾，灵魂燃烧的气味随风飘来。西边倾斜的太阳刹那间穿过云层，照亮了河水。突然，狗开始狂吠，我感到晕眩，仿佛锥子扎进了额头。我抬起双手，捂住了脸。河水宛如金黄色的绸缎，蜿蜒地伸向

前方，就连浑浊不堪的河水也会在某个瞬间发出如此美丽的光泽。

绸缎鞋、绸缎手套、绸缎伞、绸缎头发、绸缎眼睛、绸缎翅膀、绸缎尾巴、绸缎寂静，以及毫发无损的绸缎心脏……我像个手拿大剪刀的裁缝，焦急地注视着这美到奢侈的波纹。我像个拥有世界上最敏锐的针的裁缝，无可挑剔、天衣无缝地缝合每个瞬间。我陷入了想象。

太阳突然消失，就像后退的大鸟，冷冷的余晖犹如杂技团坍塌的帐篷，掀起了空虚的风。利针般密密麻麻的黑暗落在我的额头上，很痛。转头去看的时候，河边没有了人。洗被子的女人不见了，收废纸的老妇和傻儿子不见了，磨刀的男人和狂吠的狗也不见了。

河水犹如废矿，漆黑而空荡。没有星星。除了等待，梦里没有任何其他的计划。我所知道的只是等待。我仿佛置身于遥远的未来，仿佛自己的人生已经全部过完，就像个束着腰带茫然前行，测量深渊深度的女人似的。

过了许久，我伸开僵硬如树桩的腿，艰难地站了起来。然后，我又像个盲人似的摸索着从脚上脱下脏兮兮的鞋子，朝着看不见的河水扔了过去。吞没鞋子的河水突然发出巨大的声响流走了。我好像第一次知道那里有河似的，把脚伸了出去。我的身体仿佛被人牵引着，朝着发出河水腥味的湿漉漉的黑暗倒了下去。



我专修法国文学，还没进入毕业班就忙着从家里独立了出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把畅销小说改编成剧本的工作组做些最底层的杂活，比如冲咖啡或复印文件等。我当然不可能看到剧本，因为还没等剧本完成，电影公司就已经关门了。然后，我去了家小型的广告公司，负责为中小企业生产的登山鞋、帐篷、钓鱼竿等产品编写目录。这是非常烦琐的工作，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使用数学公式。随着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这家广告公司不久之后也关门了。我总是乘坐行将沉没的船。

后来，我在某家与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办公室里接电话、发传真。社长喜欢带我参加酒席，声称这是对外业务。在酒店门前跟社长发生争执后的第二天，我大清早就往办公室里打电话，口头向刚刚到达办公室的社长提出了辞职申请，他没有挽留。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电视台做编剧。为了做好编剧工作，我出入作家工作室，上了四个多月的写作课。我在这个苛刻的机构里徘徊良久，最后什么事也没做成，离开了电视台。然后，我就迎来了我的二十五岁。

这样的二十五岁当然令人焦虑。

朋友当中有三分之二已经出于种种原因与社会变得疏离，结婚以后就消失了。在她们最小的孩子读小学之前，她们将变成非社会型的人，过着潜水般的生活。另外与社会意气相投的三分之一则如鱼得水，像战士似的为实现自我而燃烧。还有两个朋友在品尝过生命的缺憾之后，分别加入了佛教和天主教，成了修行者。独立失败之后，我也想过要不要结婚。幸好交往两年的善模终于找到工作，向走投无路的我求婚了。不料，我们的婚事却遭到了均为高中教师的善模父母的强烈反对。

问题在于我妈妈的再婚和晚年得子。善模的父母只有这么个独生子，多年来的心愿就是找到门当户对的亲家和被他们视为己出的儿媳。对于自认为很有品位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年迈的养父和刚刚生完孩子的妈妈让他们感到恶心和粗俗，我多次涉足社会的失败经历也被他们认定为不踏实的行为。难道我是活该因此受到打击？

我有点儿糊涂了。我跟这样的男孩子结婚，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前途也不是很光明，父母赚了大半辈子钱，终于能勉强冒充中产阶级了。然而却遭到了对方家庭的反对，真是荒唐至极。

我感到很茫然，就像被普通纸张划破了手似的，并不是对它所具有的意想不到的锋利感到慌张，而是没想到它竟成了我生命中危险的锐器。我轻易地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反而是善模放不下。

这件事也带给了我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让妈妈痛苦地认识到这样的客观事实：她刚刚生下的孩子不但遭到我的厌恶，而且也让别人感到讨厌和恶心。如果不是妈妈和长她十五岁的男人再婚，并且在那个男人的二儿子结婚当年再度生育，我应该能够顺利地 and 善模这样的男人结婚。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平凡的女人，抛弃社会性的名字，把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朋友聚会、妈妈聚会等当成重大活动，把渐渐失去光泽的结婚礼物挂满家中的每个角落，穿上外出服，摸着烫好的头发拦出租车。

这个女人无须深切渴望旅行。新婚旅行、东南亚度假之旅、结婚周年纪念旅行或者跟随丈夫出差等常规旅行，会犹如人生的装饰品一般轮番而至，令她应接不暇。

正如所有的家庭一般，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缺点。如果妈妈没有再婚，而是独自养育我；如果我们母女不依赖养父的钱，我可能不会成为现在这个优柔寡断、凄凉慵懒的女孩，说不定会成为亲近社会的现代女性。

从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回家之后，我在二楼房间里闷了很长时间。读书、听音乐、望着天花板发呆，从早躺到晚……感到郁闷的时候，我就到附近的公园去看孩子们打篮球，或者在比萨店里呆坐，嚼着酸黄瓜和比萨饼。当我感觉身体里的水分太多，几乎要溢出来的时候，我就疯狂暴饮，然后冲到洗手间，排出多余的水分。

我每个月大约有三天泡在图书馆的报刊室里，从早到晚地翻阅杂志，从文艺杂志到女性杂志和时装杂志，从时事杂志到烹饪杂志和装潢杂志，从汽车杂志到钓鱼杂志，甚至还有摄影杂志和登山杂志。每个月和善模见两三次面，一起看看电影，或者到郊外的咖啡厅去吃吃牛排，仿佛故意与善模的父母对抗着。但是，这样的约会对我来说无聊至极。

我患上了时间消化不良症，便开始织起了蕾丝。我之所以没有学习书法和游戏，也没有学习英语会话和电脑，而是织蕾丝，是因为我家附近新开了一家蕾丝店。用白线织过花瓶垫和发带之后，我开始挑战织窗帘。

蕾丝样本上的图案是淡绿色的村庄。半幅窗帘是野花盛开的原野和坡道，另一半是村庄，剩余的是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天空。沿着原野通向村庄的坡道很平缓，盛开着罌粟花；身穿圆摆连衣裙的女人们打着绸缎太阳伞，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拂到耳朵后面，似乎要走下坡；路上有两头驴朝着村庄走来。画面酷似莫奈的油画。

锁针、短针、长针、双链长针和贝壳针……织蕾丝的技巧很简单，就是反反复复。蕾丝村庄还很遥远。我埋头织蕾丝的那段时间，善模相了两次亲。他的父母突然急着要他结婚，善模似乎快要耐不住父母的催促了。也就在那时，某个在女性杂志社工作的学长介绍我去地方电视台做编剧。我不假思索地决定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养父的家。



2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我给他打了电话。他的诗里不仅出现了昆虫和画儿、茶壶和杯子、工厂和商店以及房子，还出现了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这里的生殖器并不给人以猥亵之感，看起来更像是附着于尸体上的滑稽异物，摇摇晃晃，似乎在揭示它除了射精以外别无选择的盲目强迫症，或是它剥掉外壳之后的单纯与尴尬，无非是血液膨胀的肉体而已。

诗歌以这种方式表现生命的本质和本质的暴力、挑衅与性欲，还有源于其中的诞生，如残酷嘶吼般令人作呕。诞生是等同于耻辱的毫无意义的彷徨，而死亡和虚无则是我们存在的本质。他是男人，写起诗来却像私生子，对男人的生殖器怀着挥之不去的怨恨。我为他的诗歌所吸引。

诗集扉页上是诗人的照片，戴着旧式的四角太阳镜，低垂着头，看不清他的脸。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城市。第一次打电话的时

候，信号音停止，分明有人拿起了电话，却沉默不语。我再次打过去的时候，说了声：“喂。”

“喂……喂……”我尴尬而恳切地重复着这个字眼儿。对方应该是在听我说话。“这里是电视台，我是《电台花园》节目的编剧。”电话仿佛彻底厌弃了我的声音，突然断了。我又打过去，只有信号音在响，没有人接电话。电话连续三天打不通。我放弃了，开始联系别的作家。

一周之后，星期天的傍晚，我又打了电话。这次依然是信号音停止，有人拿起了话筒，却没有发出声音。“喂……喂……”我越来越好奇了。

“谁呀？”

“……”

面对突如其来的回应，我手足无措。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

“不是美华吗？”

“……”

“你是谁？”

他的声音很特别，仿佛断奏拂过地面。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我立刻产生了马上回答的迫切欲望。

“这里是电视台，我是负责《电台花园》节目的编剧。”

“我问你是谁。”

他似乎在努力平息自己的怒气，控制着声音的力度。

“什么？”

“该死……”

“我是金恩玲。”

我不得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尽管毫无意义，然而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名字却能够成为最初的象征性线索。

“不是美华，谢天谢地。”

他放心地噓了口气。不一会儿，他突然问道：

“你的筷子用得还好吗？”

我无语。在他的诗歌世界里，筷子代表下身。

“太过分了。”

短暂的沉默。

“……我并不总是这样。你的声音折磨了我好几天。”

他的声音充满疲惫，好像真的饱受煎熬。

“如果真想和我交流，请不要再打电话，直接来找我吧。我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说话。”

然后他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地址——名叫“冥王星”的二层酒吧。我赶紧在他的诗集扉页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我满脸通红，低头坐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读了一遍他写的序言。

我记得生命拉开我的双腿，插入的那个瞬间。生命把我当成宿主，扎根发芽，成长繁殖，然后开花和凋落，最后消失和离开。蹂躏我、消化我，从我身体里拔出的巨大生殖器，还有寂静、永恒、本质的空虚、荒芜之地，这就是我。位于遥远大地上的我，这样的我为什么声称自己是水仙花？为什么要在错综复杂的相似意志中强调自己的存在……如今，我已经无法恢复欲望了。

对于一个出了诗集，而且得到高度评价的诗人来说，二十七岁显得太年轻了。姓名文友庆。我盯着他的照片，尤其是那副镶着金边的旧式太阳镜。也许受到侮辱的时候，反而更想尽快联系对方？我想默默地摘掉他的太阳镜。

《电台花园》的导演是个四十岁过半的男人，姓宋，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愤世嫉俗又喜欢喝酒。每个夜晚都在酒吧里玩弄女人，谁也看不出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不过，也许是经验丰富，他的节目总是做得很让人放心，甚至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欲望，在地方电视台混了十五年，所有的欲望早已经消失殆尽了。

《电台花园》是杂志式的娱乐节目，内容繁杂。开设的栏目有地方名人、话题人物和与诗人面对面，甚至还有社会谏言、一句话英语、烹饪和美容的栏目。星期天完全公开两期节目，接听听众电话和点歌电话。节目不邀请任何不温不火的明星。主持人和听众通过电话交谈，近乎荒诞地完成四十分钟的节目。

宋把很多工作都交给了编剧。例如联系嘉宾以及负责他们的交通问题、简单的采访和寻找外界人士过来录音、节目进行过程中接通听众的电话、迅速跑到唱片室寻找点播歌曲、制作节目表和选曲，还有确定节目主持人和邀请的嘉宾，而他只负责签名。这是显而易见的渎职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然而我没有发牢骚，而是默默地接受了。因为我是新人，对工作还没有信心，当务之急不是分辨哪件事应该我做，哪件事不该我做，而是努力学习。

首先，我要了解唱片的位置，抽空到资料室翻看《电台花园》的往期稿子，还要到图书馆翻阅近三个月的地方杂志，查看城市地图，从宋的手册上抄录参加过节目的话题人物、奇人异士、文化人物、地方重要人物的名目和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大韩红十字的分布以及女性会、民主化纪念大会、文人协会、主妇团体和几家福利院等团体的事务长和大学教授的联系方式，还有美容院、花店、烹饪学院、政府部门等的电话号码。除此之外，我同时还要跟很多人打交道。

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脸上带着社会化的表情，穿着正装和油光锃亮的皮鞋，手里总是拿着大大的手册，操着播音员般标准的首尔话，乘坐中型轿车。他们都是懂得利用舆论，游刃有余地活跃于社会的政界人物。

有人这样说过，经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某些事情而采取的行动。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我在那个小城市的一个多月里什么经验都没有积累。每到夜里我就织窗帘。淡绿色蕾丝村庄的样本很美。蕾丝的房子和窗户、蕾丝的栅栏里面种植的雪松、房顶上空的云团和鸟、通往村庄的长长坡道和路上的两头驴……这是没有居民的宁静村庄。

奇怪的是，那一年有很多男人的目光追随着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事，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渐渐地就能从中识别出对我一见钟情的男人了。不管前面还是后面，男人们大多从对角线的方向对我发起进攻。

寄宿者模样的男人好像悄悄地病了一整天似的，面红耳赤，眼神焦躁不安；外向工薪阶层型的男人调皮地眨着眼睛，发来进攻信号；阴险的中年男人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仿佛连右手都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似的装糊涂，偷窥我的侧影；便衣警察类的男人信心满满，好像只要自己看上，就能百发百中似的露骨地盯着我看。

甚至还有脸上长着化脓的紫色青春痘的高中生；还有好像刚刚洗过澡，裤子里面连内裤都没有穿就冲向妓院的油头粉面的小流氓；还有看不出做什么工作，身穿旧西装的干瘦男人；还有既像建筑工人，又像摄影师，显得衰老而空虚的老男人。他们都贪婪地偷

窥着我。

男人们大多是在走下公交车，等绿灯亮了，过完马路之后才开口说话。“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一会儿就行。”他们好像真的有话要对我说，似乎觉得跟我说过话之后，就能让我相信他们的存在，并进入我的世界。说起来也许你不会相信，起先我真的以为他们要和我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结果是屡屡遭遇狼狈。

经历过三次之后，我终于明白默默走路才是最好的办法。毫无反应地走着，走到能看见饭店三层房间的地方，然后走进旅馆胡同，再拐入米店胡同，稍微加快脚步。下车之后还要走这么长黑暗而偏僻的路，才能到达我的房间。我为自己无可救药的粗心感到后悔。

因此，我通常会躲进公寓旁边商业街的二层，在以外卖为主的小店里买鸡蛋皮寿司作为晚饭，或者点炸鸡或比萨，坐在店里，看着电视等待。餐桌上散落着面粉，厨房的门边堆满了外卖箱和番茄酱罐，墙上挂着从路边小摊买来的油画和啤酒公司的大挂历，地上散落着木筷的包装纸之类的杂物。玻璃窗脏兮兮的，廉价的窗帘更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等待的时候，电视常常都在播放地方新闻。电视被放在厨房旁边的高搁板上面，报道着政府的活动或者议员们的动态、某某工程竣工仪式、没有死亡的轻微交通事故、因为进来大量明太鱼或鲑鱼而生机勃勃的海鲜市场、获得大量日本订单而忙得不可开交的花卉团体、工团订单上半年的出口展望……而伪币事件、拐卖事件、自杀事件或者杀人案件等在这个城市似乎永远不可能发生。

过一会儿，我会带着晚饭，打量四周，悠然自得地走进通向房间的胡同，迅速地用钥匙开门，跑上楼梯，顺利到家。因为有了这些男人们，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从下车到家之间的那条迷宫般

的通道了然于胸。

通完话的那周星期天上午，我和友庆见了面。那天的气温突然升高，沙尘暴肆虐。每年的这个时候，我的皮肤都会干燥，生出角质，连妆都不能化了。

冥王星的台阶用厚玻璃做成，黯淡而阴沉，如同黑夜。室内似乎是故意营造出冰川、灰尘和荒地的效果，灰色的墙壁和玻璃铺成的地面，桌子是铝制品，还有硕大的布艺沙发。钻石形状的天花板也是用黑色玻璃装饰而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宛如沉默本身。

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我记得以前学过，那是最冷、最黑暗、最忧郁的行星。幸好地板和天花板之间流淌的不是模仿宇宙流向的电子音乐，而是熟悉的歌声。

乘坐玻璃船，漂浮在陌生的大海……我拥有两枚黑硬币似的自由，期待二十分钟三十秒的救援……我乘着玻璃船漂浮……从来没有远大的计划，也没有经受磨炼，怀着偶尔浮现的大小思念，在忧郁的日子里和你见面，酩酊大醉……乘坐玻璃船，漂浮在陌生的大海……

我整理了下头发，然后把硬币塞进白色电话机里面，打通了电话。也许是沙粒粘在睫毛上，我的眼睛感觉很不舒服。

“我是金恩玲。我在冥王星。”

“……稍等，马上就过去。”

他仍然简单而短促地说完便放下了话筒。当挂断电话慢慢转身的时候，我感到某种熟悉的感觉正向我靠近，那不是脑海里的记忆，而是身体的感觉。仿佛不知从哪里剪来的怪异镜头重合在我正